

**>地理** 鸡街火车站:寸轨与米轨间时光回响

□ 赵俊峰

锈迹斑斑的钢轨在日光下蜿蜒,如两条沉默的巨龙,一头扎进滇南的青山深处,一头牵引着百年前的风云岁月。枕木缝隙间的狗尾草轻轻摇曳,沾着晨露的叶片折射出细碎微光,与钢轨的冷硬形成温柔对峙。作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个旧鸡街火车站,如沉睡的长者,卸去了往昔的喧嚣,静守在滇南大地的褶皱里,沉淀着时光的重量。站台边斑驳的站牌倔强伫立,青砖底座爬满浅绿苔藓,褪色的“鸡街”二字被风雨反复打磨,褪去了锋芒,却泛出温润的包浆,每一个笔画都藏着始于20世纪初的繁华旧梦,也镌刻着一段民族实业对抗殖民渗透的壮阔往事。

这座隐匿于滇南腹地的车站,堪称中国铁路史上的独特标本,是国内唯一同时留存米轨与寸轨的火车站,更是滇南锡业与民族气节的精神图腾。1910年,滇越米轨铁路全线通车,法国殖民势力借这条钢铁通道,将贪婪的目光锁定在个旧优质锡矿上,妄图垄断资源、掌控滇南经济命脉。危难之际,滇南士绅挺身而出,以“宁弃私产,不割国权”的决绝,集资修建个碧石寸轨铁路。鸡街站于1921年建成启用,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,成为两条铁路的核心换乘枢纽,硬生生在殖民势力的垄断壁垒上撕开一道缺口。黄墙灰瓦的仿法式站房、青石铺就的站台、雕花铁艺的门窗,既藏着西洋建筑的精致,又透着中式营造的沉稳,见证着万吨大锡经此转运海外的鼎盛,也深深镌刻着“实业救国”的初心与坚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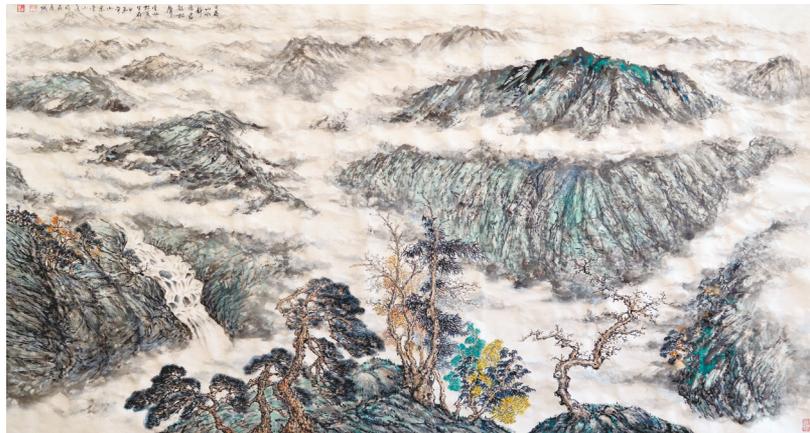
一次次踏入这里,越发像是翻开一本尘封的立体老相册,每一处景致都在诉说着过往。泛黄的站顶棚早已褪去原色,木质桁架上的油漆层层剥落,露出深浅不一的木纹,却依旧稳稳支撑着岁月的重量。老式信号灯歪

斜着脖颈,玻璃罩上蒙着薄尘,红、黄、绿三色镜片在阳光下泛着微弱光泽,仿佛还在等待着调度指令。站台边的木质长椅被时光与无数身影打磨得发亮,椅面布满细密的划痕,那是矿工粗糙的手掌、商人精致的皮鞋、孩童奔跑的赤脚留下的印记。候车室墙上的时刻表早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,墨迹晕染成一片浅棕,却仍固执地悬挂在原地,定格着昔日列车往来、人声鼎沸的繁忙景象。铁轨上静卧着几节退役车厢,绿皮车身上的油漆层层剥落,露出灰扑扑的底色,如被岁月啃食过的记忆。野草在铁轨缝隙里疯长,铁轨上每一道锈痕都藏着寸米双轨并行的印记,每一片绿叶都承载着无数关于远方与归期、离别与重逢的故事。

个旧人总爱沿着铁轨缓缓漫步,在草木葱茏间遥想百年前的热闹场景。晨雾尚未散尽时,汽笛长鸣穿透薄雾,满载锡矿的寸轨列车缓缓启动,车轮与钢轨摩擦发出“啞啞啞啞”的声响,在山谷间久久回荡。穿粗布衣裳的矿工扛着沉重工具,在站台上匆匆穿梭,脸上带着疲惫却坚定的神情,他们的汗水滴落在青石上,滋养着这片土地的希望;戴圆顶礼帽的商

人拎着皮箱,在换乘处焦急等候,眼神里满是对商机的期许;穿蓝布旗袍的姑娘倚着栏杆,发丝被微风拂动,目送心上人随列车消失在铁轨尽头,眼底藏着不舍与牵挂。彼时的鸡街站,不仅是连接深山与世界的交通血脉、无数人梦想启程的渡口,更是民族产业抵御殖民渗透的坚固壁垒。

如今喧嚣褪去,车站却在静谧中沉淀出独特诗意。阳光透过顶棚缝隙洒落,在地面投下细碎光影,随着时间流转缓缓移动,如时光在轻轻踱步。几只麻雀在铁轨间蹦跳,偶尔啄食着遗落的谷粒,清脆的鸟鸣打破了车站的寂静。忽然,耳边仿佛又响起穿越时空的汽笛声,混杂着百年前的人声、车轮声,在山谷间回荡。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鸡街火车站的价值早已超越建筑与铁轨本身,更承载着滇南的历史文脉与民族风骨。如今,它期待在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缓缓苏醒,让每个踏足者都能在寸米双轨间,触摸滇南的岁月温度,在斑驳光影中,读懂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密码,让那些关于铁路、关于家国、关于梦想的故事,在我们白发苍苍时,依旧滚烫。



《为君起松声》(中国画) 李小亮 作

**>闲话****“自成一脉”的老师们**

□ 庞丽英

中医院,医生正在给一位年轻的女孩号脉:“你这个是典型的当老师的脉,特点是刻板、执着、认真。”站在女孩身后的我闻听此言,顿时一愣,难道医生号脉还能号出患者的职业来?

“你教小学还是初中?哦,小学老师爱较真,你不生气就好了。当老师的干啥都生怕落后,老患着一颗心放不下,提着一口气,时常处于一种战备状态,你适当地放松,心慌就会缓解。”女孩不住地点头,我悄悄地看了她一眼,心想,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,这女孩可能还是个好胜心很强的班主任呢。

轮到我了,医生检查了舌苔、号脉后问我:“你也是老师吧?”“我和那个女孩不一样,只是偏头疼,不心慌啊。”我笑了,难道在医生的眼里,老师自成一脉吗?“病由心生,和职业也有关系,老师们大都熬夜,每天神经紧绷着,锻炼少,容易气虚,有时也会

出现头疼的症状。”医生耐心地解释。

这话倒是真的。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老师,只要站到三尺讲台上,再多的烦恼与不快都会抛之脑后,只怕短短的四十分钟里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,忍不住课间也要将学生喊到身边来检查、辅导,忙得甚至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,这样连轴转的一天,确实像打仗一样,难得有身心放松的时候。

不过,职业使然,每个负责的老师都会认认真真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,即便累得口干舌燥,也愿意掏心掏肺地将知识倾囊相授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,我也如那位女孩一样时常感到心慌、疲惫,到处寻医问药。记得当时有位朋友来家中小坐,聊天中她这样开导我:“工作只是咱们人生中的一部分,你啊,就是太要强了,凡事总想跑到前面,可第一名只有一个,考不了第一怎么啦?

谁能保证每次考试都拿第一?你自己的工作压力太大了,就像弹簧一样,拉得太长反倒失去了弹性,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,其他的可以看作是锦上添花,不用太放在心上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。虽然老师们嘴上喊着累,可一进教室,立马来了精神,一刻都不带闲的,唉,没办法,当老师是个良心活,做事不认真的话,连自己这关都过不去。”我确实有些执拗,认准的事不愿意改变。

生活中,常常有人调侃,不愿意和遇事爱较真的老师打交道,但正是这些认真做事的老师们,是除了父母之外,最希望学生成人成才的群体。老师们的坚守,是对教育初心的执着追寻。我的同事们,每天十几个小时待校园里,用爱心守护着勇敢追梦的学生们,在我的眼里,他们是值得更多人敬重的兄弟姐妹,即使“自成一脉”也值得骄傲。

**>诗苑****怀念 (外二首)**

□ 楼河

思明的小路上我看着一片绿痕,  
这绿痕是青苔的踪迹,然后在季节中变淡。

就像你的音容在时间中减损,  
但你并不会真的消逝。你

在这条小路上曾经和我  
组成了一个我们,两个  
并肩的兄弟,一阵飘荡的青春。我们

过着拮据的生活,但并不以清贫为忧,  
因为青春的未来是首传说中的诗。雨季

曾经拍打着树叶让这片绿痕变浓,  
生命的姿态摇曳着,一阵笑声  
以照片的形式刻录进了记忆的留声机。

似乎从未离开,也并未老去;  
似乎记忆变成了纪念,坐在书桌前  
就会悄悄合上那个抽屉。

**一滴泪**

就像我们的生活从未追随着时间,  
因而维持着情感的亲密,在  
一种稀缺与陈旧的关系中。

我们寻觅着生命的意义,以诗的名义,  
但又矛盾地滞留在生活的清贫里,  
离开家乡就重复着流浪。如果

我们停下来,用心去看眼前这条发白的小路,  
看见木棉花坠落后留下的一抹红痕,蜗牛  
在墙根复述着的青苔的语言,  
就能够在切近的距离中听见被遗忘的声音,  
宛如肉身因为记忆而苏醒。

一滴泪因此坠落,  
但却不是为了悲痛。

**晚宴**

那是属于我们的宴会,在你的出租屋。

青春蜷缩在一种清贫里,而欢乐溢出。

海鲜被灯光照亮鲜艳的外壳,香气萦绕室内,  
仿佛沙发上的肉身变成了飘荡的灵魂。

我们喝着酒,谈着诗,  
说起诗中,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们并不筹划未来,似乎未来  
已被我们掌握。任何一个  
年轻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拮据而忧愁。

因为诗的意义属于青春,但又为何  
会在晚宴的间隙里感到一阵战栗?

似乎这样的聚会是台转动的机器,  
停下来就会留出一个时间的空白;

似乎意义就是情感本身,  
因而我们都察觉到了食物内在的珍贵。

这是属于我们的宴会,  
餐桌上有吃不完的食物。